有一天晚上耕地，天下起了大雨，离团部又远，回不了家，四个拖拉机手就住在一个苇棚子里，只有金茂芳是女性，她和徒弟刘在德挤在一个被窝里睡觉，紧张得刘在德一晚上都没伸开腿，而她累得头刚挨着枕头就睡着了。

万名山东女新疆屯垦戍边60年

□ 孙源泉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同年10月，人民解放军挺进新疆。1952年2月，毛泽东主席向这支英雄部队发布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命令，从此开创了大规模生产建设的伟大事业。但这支近20万人的大军，几乎都是男性，为此，经中央批准，新疆军区向全国部分省市招收了数万名女兵和妇女。革命老区山东向新疆选送了12000名女兵和妇女。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她们带着山东人民的重托，像男儿一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巩固边疆，建设边疆的滚滚洪流之中。这是山东人民继闯关东以后的又一伟大壮举。

惜别父母奔边关

1952年5—7月份，新疆军区司令部招聘团到泰安、济宁、潍坊、文登和莱阳等专区招收了4000余名、年龄在16至25岁女兵。1953年12月，新疆建设妇女工作总队在文登招收了7500余名、年龄在18至35岁的农村中年劳动妇女到新疆参加经济建设。

适龄女青年纷纷报名应征，亲朋好友都说："这些丫头都疯了，非要去新疆不可。"今年78岁的李素君是1952年8月从威海市橡胶厂应征入伍的，该厂有60多名女工应征入伍。现已退休的郑华处长，是1954年从蓬莱县城中学应征的，当时才14岁，妈妈不同意，郑华报名后不敢回家，在同学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从县城跳上了开往青岛的汽车。都桂松，文登县马石波村人，1952年她16岁，没有被选中，她就一直跟着队伍走到荣成县石岛，在石岛，有一位女兵想家不去新疆了，她就拿着她的船票随队登上了开往青岛的轮船。张新亭、张彦亭，朱宝香、朱宝倩，陈炳英、陈炳茹都是亲姐妹俩，一起报名应征入伍来到了新疆。临别这天，家乡的各级政府领导和父老乡亲张贴欢送标语，敲锣打鼓，有的还披红戴花，像当年欢送子弟兵上前线那样欢送她们出征。

她们一路唱着到了西安，在西安改乘敞篷车时，一个车上坐35个人，挤得腿根本不能动，屁股底下坐的是机器、西安的大饼和从家乡带的咸菜，没有多长时间大饼发了霉，但也舍不得扔。晚上在庙里或学校里住一宿，十几天都洗不成脸，她们的脸都从"水萝卜"变成了"哈密瓜"。七、八月份越往西走越热，最热时气温达到近40℃。过了星星峡有土匪，土匪专门袭击车辆和行人，为防不测，有的车上还架着机枪。她们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兵团的各个团场。分配前她们先到乌鲁木齐休整三天，王震将军和兵团领导亲自去看望她们，鼓励她们安下心、扎下根，把尸骨埋在天山脚下。

撑起屯垦半边天

自踏上新疆的那一刻起，山东女青年和所有的兵团人一样成为我国西部屯垦戍边伟业的奠基者。

新疆干旱少雨，1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面积，绿洲面积不到7万平方公里，其余都是沙漠、戈壁、碱滩、雪山。当时新疆经济极端落后，生产力极端低下，年人均粮食不足100公斤。有人说，那时新疆的重工业是钉马掌，轻工业是弹棉花，第三产业是烤羊肉串。加上高山大漠的阻隔，部队供应十分困难。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屯垦的主要任务是垦荒种田。按照党中央对屯垦戍边的要求和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兵团的团场呈两条线分布、建设：一条是围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沙漠前缘团场带，一条是沿5600公里国境线分布的边境团场带。当时，摆在这"两带"的军垦大军有17.5万人之多，其中有13.5万名生产部队官兵，余为从山东、湖南、甘肃、陕西、上海等省市征进的数万名女兵和建设妇女，其中，从山东来得最多。

兵团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山东姑娘金茂芳。

山东女青年被分配到各个团场后，一下车，看不到一间房，这时带队干部大声高喊："女兵到了，大家快出来欢迎啊！"不一会呼啦啦从地里钻出许多灰头土脸的大老爷们，向女兵们热烈鼓掌。再仔细看，这些人一个个是从隆起的土包里，一条条凹陷的地沟里钻出来的。这种隆起的土包叫地窝子，像是山东的地窖，在平地上挖一个大洞，上面盖上胡杨木、红柳条、芦苇和泥浆，留出门窗，这就是她们要住的地方。地窝子是兵营，后来也成了她们的"洞房"。

山东女青年们第一要过强体力劳动关。早晨天刚亮下地干活，天快黑时才收工，一天劳动十多个钟头，没有机械化作业，用的是十字镐、军用圆锹、少量自制的坎土墁。但是，谁也不叫苦，谁也不偷懒，咬着牙关干，从不落在男战友后面。不给山东人丢脸，是女青年们对家乡父老的承诺。由于长期住地窝子和高强度劳动，不少人得了关节炎和腰痛病。从长清县入伍的田增芳得了腰痛病，痛得时候下肢都直不起来，只好跪在地上，一点一点向前爬动着干活。一天下来，腰椎变得麻木，收工后她只好躺在田里休息一会，再让队里的姑娘扶着她回连队。连里领导要把她调到后勤上，她坚决不同意，领了点针药又走进了农田。在垦荒造田、兴修水利、修建公路时，哪里有重活、险活，山东女青年就出现在哪里。修建乌库公路时要过高山和冰大坂，冰大坂海拔在4000多米，空气稀薄，气温在零下40℃左右，滴水成冰，高山上的飞石不时掉在面前，兵团先后有58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创业之初的艰苦条件，模糊了拓荒者的性别角色。1953年山东姑娘金茂芳成为兵团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每天犁地130亩，相当于100多人一天的开荒任务。有一天晚上耕地，天下起了大雨，离团部又远，回不了家，四个拖拉机手就住在一个苇棚子里，只有金茂芳是女性，她和徒弟刘在德挤在一个被窝里睡觉，紧张得刘在德一晚上都没伸开腿，而她累得头刚挨着枕头就睡着了。

在亘古荒原上拓荒造田，还有意想不到的困难。蚊子成群结队，用手在脸上一胡拉就是一把，为防蚊，只好把脸上手上都涂上草木灰。蛇常常是不速之客，或盘踞在土桌上，或是钻进被窝里，甚至爬到人身上，当早起叠被子才发现它。每当烧荒时，狼都四处乱窜，专盯大田里的单个人，防狼的办法是点火或是晚上打开拖拉机的大灯。

在兵团农业生产第一线，主力是娘子军，创造兵团劳动记录的是巾帼英雄，这其中不乏山东女青年：金茂芳开了7年拖拉机，完成了20多年的耕作任务，是新疆自治区三八红旗手、兵团劳模、兵团12面红旗之一，后被评为兵团十大戈壁母亲，她驾驶的拖拉机今天还陈列在兵团军垦博物馆，成为西部屯垦伟业的实证。

屯垦戍边根连根

当数万名女兵和妇女走进了军营，壮大了这支部队，也给部队带来了活力和生气，对稳定军心发挥了潜在作用。

"人民战士来垦荒，就地取材盖营房，建起排排地窝子，冬天暖来夏天凉。扎根边疆搞建设，要在这里入洞房。"当时的规定是结婚年龄需年满18周岁，须有10年以上军龄和8年以上党龄。那时还有个不成文的程序，即是"组织牵线，领导谈话，双方谈心，服从决定。"山东是革命老区，山东女青年的组织观念较强，凡是组织介绍的，女青年们一般都同意，因此，有的女青年来到新疆当年年底就结了婚，进疆年龄18周岁以上的女青年在两三年内大部分都结了婚。她们说："谁都想结婚，但我们不想这么早就结婚，既然组织上说他好，他又表现不错，我就同意啦。"

金茂芳说，"我们当时来到兵营，见了他们都打招呼，说解放军叔叔好。但不久就嫁给了解放军叔叔，成为他们的媳妇。"有的说："组织给我介绍的丈夫，政治上可靠，能体贴人，就是年龄大一点，这种条件我在农村也找不到。"小一些的女青年大多数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到1964年山东的女青年全都结婚成家。

从文登县入伍的刘昌荣坐月子时，自己洗尿片子，自己挑水，水井离家就有1里路远，没有鸡蛋吃，食堂定量的饭老是吃不饱，营养跟不上，还搬了三次家，落下了腰疼、腿疼的毛病。那时，有的农场没有幼儿园，年轻的妈妈就背着孩子去参加劳动。有的妈妈去干活，就把两三岁的孩子放在家里，下班回家后孩子找不到了，后来发现在羊圈睡着了，羊成了孩子的小伙伴。

那时讲阶级成分，阶级成分将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命运。山东进疆女青年绝大多数都出身贫农和下中农，但进疆后，她们中的许多人都嫁给了国民党起义部队中的军垦官兵，结婚前组织上并没有向她们说明这些情况，嫁人后知道了这些情况就感到憋气、无奈。尤其是这些起义官兵"文革"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全家蹲牛棚。但她们没有怨天尤人，始终用山东人一颗宽厚、包容之心去疼爱自己的丈夫和家庭。

无怨无悔兵团人

今年，是山东女青年进疆60周年纪念日。

当年风华正茂的女学生、女青年，如今最大的已是92岁高龄，最小的也已73岁。她们回忆着当年的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贺业英赋诗一首《无怨无悔》："当年戎装来新疆，驻扎戈壁屯垦荒。荒漠戈壁成绿洲，无怨无悔鬓已霜。"60年，她们与所有兵团人一起，使亘古荒原发生了巨变：封沙育林360万亩，植树造林230万亩，绿洲面积达到1500万亩。在新疆，每三亩地就有一亩是兵团人开发的，兵团的陆地棉、长绒棉和玉米单产都位居全国第一。60年，她们和所有兵团人一起，建立了175个团场，其中边境团场58个，这些团场像一道天然的屏障，围堵着肆虐的沙漠，坚守着祖国的边境大门；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她们也从地窝子走进了平房，走进了高楼大厦，真正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兵团人口，已由入疆时的不足20万人，到2011年发展到261.37万人。兵团的GDP到2011年达到968.84亿元。而她们自己也在兵团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得到了锻炼和成长，成长为兵团各行各业的骨干。更令人欣喜的是，兵团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已传承着她们的接力棒，成为兵团的主力军、生力军。

■ 山海经

文登学

□ 彭 辉 邢文浩

"文登"得名有渊源。

据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秦始皇东巡，召集文人登此山，论功颂德，因名。"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曾在此召集文人墨客登山吟诗作赋、歌功颂德，留下"文人登山"的传说，"文登"也因此得名。此段文字在《史记》上能够得到印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记载："秦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刻石颂秦德……乃并渤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据《元和志》记载："黄"即黄县，"腄"即古文登地界。

远在春秋时代，齐鲁等诸侯国的文人志士，即不远千里，隐居于此，办学兴教，从事各种学术活动。孔子弟子申枨，字子续，即隐居于此，唐代封为鲁伯，宋真宗加封之为文登侯，死后葬于文山西北青石岗，榜其门曰："先贤申子墓"。

至北齐天统四年(公元568年)，文登始置县建城，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升县为州，谓登州。"文登学"，历经隋唐五代，文风蔼然。宋代当过五天文登郡(登州)太守的苏东坡曾吟诗道："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读书声。"所谓东鲁遗风，是指汉代大儒郑玄曾在文登城西15里的长学山阳开院讲课，邑人读书求学由此蔚然成风。此事有明崇祯六年碑为证："山名长学，盖先代郑司农设教处，《后汉书·郑玄传》'客耕东莱'，即此地。"

此后，金元明清之世，学风更盛。清末《文登县志》记载："金元之世，文教大兴，大定明昌间，登科甲策仕版者，彬彬郁郁，质有其文(仅金大定年间，碑载文登进士20余人)。""明代政教重士贱民，家遵诗书之训，士以气节相高，服官者有政绩可书，隐居者以著述自娱。垂芳志乘，实不乏人，视金元犹盛矣。"

"先明以少保丛兰，郎中林洙，参议宋延训，知州刘必绍称为四君子，兰以经济显，洙以清节著，宋、刘服司理学，身体力行。馀泽所披，薰染良深。延及国朝，百馀年间，封疆大吏，勋业灿然"。"盖至乾嘉之际，流风犹未艾也"。时至今日，文登民间还留着"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三年不读书，不如一头驴"的谚语，为人父母者只要有一点能力，就要供子女读书识字。明清两朝文登有进士61名，是全国县平均数的两倍，并且走出了一代名人徐士林。清朝顺治乙未年科场上，文登7人同时高中进士，并出现了鹏翰、于涟父子同榜，刘欣、刘辉兄弟连镳的盛况，传为美谈，"文登学"名震朝野。

"文登学"从原始的东莱文化走来，归于正统的齐文化，又吸纳了鲁文化的丰水涌泉，以至于今天的文登文明。当我们透过"文登学"发展运行的轨迹不难发现，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它之所以能够表现出科学性、大众性、连续性的特征，历两千年而不衰，关键在于其源于实践，源于群众，源于时代。

时至今日，"文登学"已固化为"五个崇尚"的基本内涵——"崇尚文化、崇尚人才、崇尚知识、崇尚奉献、崇尚业绩"。其中，"崇尚文化"是纲，"崇尚人才、崇尚知识、崇尚奉献、崇尚业绩"为目，五者形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文登学"在这千百年的传承中，不断固化着文登人普遍的心理定式，汇成今天文登精神文明发展的深厚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 群贤毕至

"书圣"是这样"炼"成的

□ 郭广阔

汉字书写作为文人之必备，作为一种高尚艺术行为，发展到东晋时代，已经是诸体皆备，且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教化功能的流向和气质。王羲之时代的中国书坛文化可谓百花齐放、星光灿烂、人才辈出，繁花似锦。此时，若论书法技艺和成就，可以说，王羲之只是百家中的一家，甚至最初处于劣势，书法"不胜庾翼、郗愔"。直到身后百年，才声名鹊起，成为"书圣"。

那么，王羲之是怎样成为千古"书圣"的呢？

晋人尚韵，羲之新之变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从小就受到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王羲之书法获得了很高的起点。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可以说，自拔于流俗，不断超越他人，超越自我，使得王羲之获得了高标独秀的文化视野。

晋室南迁，偏安江左，善书者四大门户王、庾、谢、郗均出于北方士族，这次精英阶层的大规模、大跨度的整体搬迁，出其不意地将汉民族文化渗透波及的广阔地域迅速压缩至淮水、长江以南一带(版图仅为两汉的三分之一不到)，书法艺术在这儿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浓缩化、纯粹化的过程洗礼，长成一朵奇葩。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杼。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因此，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博采百家，极众体之妙

王羲之书法精进也使同代人刮目相看。当时著名书法家瘐翼、郗愔名声远播，瘐翼在荆州看见人们临习王羲之书体，不屑地说："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王)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瘐亮向王羲之求书法，羲之谦虚道："(瘐)翼在彼，岂复假此！"但还是给瘐亮写了章草。一天，瘐翼在瘐亮处见到王羲之写给瘐亮的章草，发现王羲之书法已日日精进，今非昔比，因此心悦诚服，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王羲之的书法处处渗透着魏晋崇尚的那种"不激不励，风规自远"的"中和"之美，而"中和"之美正好符合中国文化精神，使王氏书风雄霸书坛一千六百多年。王羲之极众体之妙，而主要成就在楷书和行草书，尤其是行书。其书法具有温润超迈、神骏典雅的美学特征。传世作品据张彦远《法书要录》载有465种，由于朝代更迭，战乱频仍，至今已无任何真迹流传下来，现所能见到的多为摹拓本和以真迹为蓝本的刻本。其代表作，楷书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行书有《兰亭序》、《快雪时晴帖》、《姨母帖》、《奉橘帖》、《丧乱帖》、《孔侍中帖》、《得示帖》等；草书有《十七帖》、《初月帖》、《行穰帖》、《远宦帖》等。

帝王推崇，盛书圣之名

考研王羲之"书圣"成名史，可见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学王羲之书法高潮。也正是这一次次的帝王推崇的学王高潮，一步步夯实了王羲之千古"书圣"的盛名之基。

第一次学王高潮是在南北朝时期，主推手是梁武帝萧衍。梁武帝把当时的书法排位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虽然王羲之仍排在钟繇之后，但超过了王献之，这是极大的转变。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另外，南朝梁庾肩吾《书品》，也列王羲之书法为"上之上"，因而舆论遂定。

梁武帝时期，就有人仿冒王羲之的书法，当时内府秘藏的王羲之书迹已经杂有不少赝品。梁武帝一方面对前朝流传下来的王羲之书法进行整理鉴定，辨别真伪；另一方面，他又将定为真迹的墨宝勾摹出许多副本，提供给王室子弟作为学书的范本。梁武帝曾云：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这句话后来成为后人评价王羲之书法的重要依据。

第二次学王羲之的书法高潮在唐朝，主推手是千古一帝唐太宗。唐太宗不仅广为收罗王羲之法书，而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通过广泛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兰亭序》一直是王氏传家之宝，后来真迹流到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手中，而智永再传于弟子辨才。据称唐太宗曾三次向辨才索要《兰亭序》，均被他一再矢口否认。后来足智多谋的萧翼运用巧计才诱使辨才出示《兰亭序》真迹，从而骗取到手，献给唐太宗。太宗得之，爱不释手，下令当时大书法家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临摹，临摹本分赐诸王近臣，从此得以传播。而自己则将真迹秘藏起来，死后还不肯放弃，殉葬于昭陵。王羲之的不世之作从此便成绝响。

第三次学王高潮则是到了宋代，主推手是宋室300余年间的诸帝王。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下旨命侍书王著摹刻于枣木板上，厘为十卷，这就是《淳化阁帖》，当时每个朝中大臣都御赐一部拓片。《淳化阁帖》是我国第一部著名法帖，自汉章帝至唐高宗，及诸名臣，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高宗亦曾临《兰亭序》赐孝宗，于帖后记曰："须依次临五百本。"孝宗书法与高宗书法不易分别，不无原因。由于宋代诸皇帝都对王羲之，对《兰亭序》重视，使当时出现了士大夫家家都有《兰亭序》刻石的局面，丞相游氏一人就收藏了《兰亭序》各种版本上百种。这在书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在中国书法史上，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书者，仅此而已。到宋朝时，王羲之已经被推上了"书圣"地位，明清以后只是承唐宋之余波而已。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